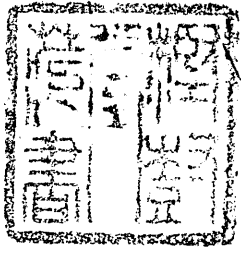


C9155
2

京都大学
附属図書館
大川
142

大川家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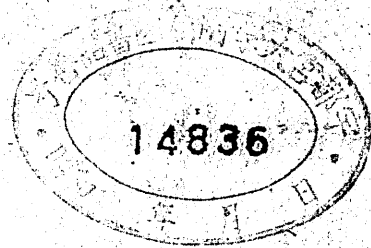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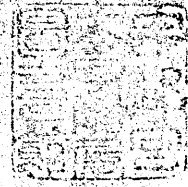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紫海紀序



崎陽距東都四千里而遠。其所跋涉
 峻山巨海。崎嶇汗漫。舟車舟車。其
 不艱苦矣。然而世之所稱名區。猶竟
 可以悅目樂心者。每在吾間。為遊亦莫
 不壯者矣。雖或履之地。觀之奇。非又



為畫以紀圖。見之悅。自樂已心而已。
弗能使人共其奇。則其不觀者何
撰。

國家置鎭於崎陽。今二尹古之。其屬吏
數十百人。瓜时而代。且居崎陽而食
友之。其慮教百人。其何以通其夷之

語而解之。解負者蓋而不解矣。乃以
有事往來不絕。而求嘗中有一人記其
者也。儻有其人。其世之傳其歟。何其
也。寡中未聞也。松君子長往。歲應夏月
公之聘。因而遊崎陽。還見橐中有些海記。
一展讀之。不啻宛乎履其地。親其奇。以之

飄乎凌海濤度山雲之思也。且嘉明之報。使讀者望而心悸脚慄。雪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門人請而上梓。子去屠_屠明阮與寓目。何敢_{五條}。夫紀務之此難矣。古人尚不多有。而況今人乎。正時與人能_人著西遊記。此海之務。穎如也。今有_人此。

文正魏文帝云
文章經世大業
不朽盛事

可割時講而分海內矣。子去惜學宏才。固善詩文。有志_{文帝}。以此僅_{文帝}者。未足為子去道也。雖我獲_{文帝}山之助而文益奇矣。江山亦因_{文帝}久而增危生輝。蒼相湏而朱美。子非邪。子長左_{文帝}陽而接_{文帝}客。江外里輩序其集。盛贊其美。以異邦之人。豈必_{文帝}。

辭引明駕蹇老廢之云。何能重子去。
吾甚愧乎皇甫氏。

安永六年丁酉二月戊申

金峰宮田明書

姓田名明字子亮



梅岡先生嚴長崎記室而歸也。况猶在東都
乃得紫海紀行者讀之。以疾南歸。貯諸
笈中。時置案頭。以當枚發。云惟崎陽僻在西
隅。距東都里數四千。舟車所涉。至山水秀麗
土風民俗。事蹟峻易。歷之如指掌。悅乎漁人
從桃源出者。與先生雅志存不朽。則大文紀述
不唯充棟汗牛。斯文也。殊其小。云云。不似一

毫在馬體豈足為先生稱乎然先生交游
不雜韜光藏名養德于林丘知音鮮少則
雖小聊足見其盛德之萬分矣何則近世
紀行之文特多驕傲之辭恭讓掃地而盡
每遇一名山一大川輒云為吾獻笑得吾增
色嗚呼曾泰山不如林放乎何其言之不遜
也大上姑置焉若止考父三舍之卿猶循牆

而走子產列國之相其行已也恭君子所存
可以見而已要之僻土野人不和禮典不幸
而識漢字且溺于朱明浮誇之流徒為夜
郎自大耳苟如此則雖足跡窮天下猶之面
牆何益於游觀廣覽乎如先生毫無驕傲
之氣其不奪於習俗肅摯搢紳之文也哉蓋
傳焉至不私更地名謹從戶部不敢文其

陋藏其拙將取徵于千載可謂天下有用之
文不啻稱得體也况今茲宿痾少閒百廢
綜理於是校而授梓人者為是故也

安永丙申孟春望日

紀南 西况 撰



紫海紀行

東都 松延年子長 著

余常慨吾東方之人於文才豈盡出于華人之下
乎然而所以有逕庭者習俗異宜也如其讀書目與
心謀實獲彼心至於屬辭或不免隔靴搔痒嗚呼黃
備既往晁卿不返吾誰適從無已則崎陽之遊乎崎
者華船所來集處雖貿易之會賈豎之窟時或有墨
客騷人附商舶而至者豈無一二可共語乎聯足試
吾技焉然國家嚴法自非官吏職事不得入唐館
及接外客故世之稱遊崎者不過就譯人而數呻吟

噓鼓顴齒。髣髴乎一二俗語。無正面聆者。則猶之隔靴耳。而謂得嘗吾技。不亦厚顏乎哉。明和壬辰之夏。長崎鎮尹夏公再持節往將履任。乃起軍也。爲幕記室參謀軍事。且此行也。道東山朝。京師息大阪。泛山陽之海。抵豐而陸。經竺達肥。自東而西。殆四千里。先輩記事。里數多用華程。人人知之。吾何不從先輩。而獨爲異乎。其間覽山川雲物。風土人情。且到彼以職事。接華夷海外之客。頗足極壯夫之游。併償四方之志。豈不懸弧以來一大快事乎哉。不告於妻。不謀於友。奉檄釋褐。戒行李。載書冊。以俟期焉。越秋七月二十又三日。從使軺發東都。諸

送行者由版橋驛謝歸之。至大宮驛宿。夫出武州。經上毛。度碓關。踰和嶺。過信陽。貫三野。到淡海。而與東海官道會。其中間岐岨。山水幽勝。雖世所稱。以孔道故。冠蓋往來相望於塗。旬日之行。人人耳慣目熟。無異海道。婦女走卒。能言之。余將游萬里而極汗漫。此區區者。載諸簡。恐取笑于大方之家。登太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不其然乎。八月初六日。抵江州草津。凡村里之名。有近年丈人私更記之者。如詩賦。係詠詠莊飾就雅馴。固爲不妨。至記事者。欲取徵於千載。奚爲使外人不可識別乎。姑從世所知。寧得野樸之誚。希不獲罪于戶部云。緣太湖而行。仰望天台。時屬斜陽。雲表丹霞。萬尺建標。興公

賦中者可想焉。穿膳所城出石塲則京之絲織諸局大阪銅局之吏來迎與本邑吏卒皆蒲伏道左使尹入大津館京尹使至候於是作書報詰朝入京之事而就逆旅翌日五更而發上相阪而天明度三條橋入平安城先之敎業坊島本氏著禮服奉命致幣大小尹三宮衛司告行訖覽宮城而出旁東山之足南行循覽所謂盧舍那佛大像試射堂泉涌知恩諸刹經深草里抵伏見而朝使館復命本邑鎮尹藤公使使者及騎士來如大津故事薄暮乘舟下澱水比曉達于大阪使告大都督以下如京師

使尹入銅局而館焉蓋諸州所產山銅海運抵于此而鼓鑄置局掌之乃崎鎮所管也大阪者天下之咽喉八道之海舶無不輻湊其浩繁豪華固其所也列侯置邸一與東都同其封疆瀕海之國遣使執幣冠蓋旁午于館受號令聽約束而退雜沓不可堪及夜歸逆旅而憩疲甚九日夙朝于使館崎尹航海船隻官給二隻竺肥二國隔年進十二隻今年自竺藩辨進於是官舶竺船船將來館中講議事戒期而去十日亦朝及午而歸余惟浪華者上古帝王所都累載國史古蹟何限而於今標世者爲四天王寺此日

少閒無事。余將遊焉。使館人導而出。南行十餘里。東折行田間。升高原。是爲天王寺村。大寺在焉。推古帝元年所建。本邦佛刹。是爲鼻祖。距今千有二百年。古名難波大寺。又稱三津寺。又號法華園。有四門。西者最宏。揭大扁。書釋迦如來轉法輪所。當極樂土東門中心十六字。曰野道風所筆。吾斯之未能信。殿堂十餘。鉅麗古趣。五層浮屠高聳雲間。神祠大小三十餘。僧院十餘。疆域東西五百步。南北三百六十步。勅時所定云。域外五刹及安居。今宮二祠亦隸焉。循覽而出。任吉浦不遠。然日將夕。不探而反。北行抵高

津。古或作郡戶。生國魂廟在焉。舊在今鎮城地。明應中。僧蓮如者欲毀而建寺。屢現神異。如恐怖而止。至天正中。豐王城時。移于此。加祀田北里所有高津宮趾。乃仁德帝宮。今猶有廟焉。帝嘗登臺眺人烟稠密。作歌之處也。地頗高顯。西眺都內。萬井一瞬而盡。日已下。崦嵫暮烟橫天。乃口號一詩而下。其詩附錄卷末自道頓渠右折。歸則秉燭矣。故事。使尹自陸道下皆飲此進至播之室津而就航。掾屬宜自大阪先航海。而西届室港以俟。十一日飯已出館。由天滿橋。小艇載僕從輜重。下餘河口。有竺船繫待于岨。典令史牧太俱

駕鳥登平乘而瞻望。南極茅渚之浦。墨江之岸。接界于泉州而止。北則務古栢李摩耶鐵枋之峰。黛色連綿沿海而走。入于播州。恰如圖南大鵬。將搏扶搖。張右翅而歛左翼。嘯咏彷徨久之。船有司曰。風潮共逆。不可出口。其在明旦乎。余謂牧太日未午。天氣清朗。不可虛日。所謂墨江。今隔一水。古人遊賞之地。能無意哉。牧曰。願已久矣。乃買一舩。與牧太一僮二奴。放于西風去。挂席爲颿。駛如掣電。余神情方王。吟咏不已。頃刻過陳奴海。崩岸沙汀。蘆荻蕭蕭。懷古之情。藹然哦二絕。舍舟行松林中。數百武。到住吉廟。有橋宛

轉。有池清徹。林中瀟灑可賞。小茶店往往布置。太廟四座。小祠三十餘。鉅而東都所無。有祝人三百餘戶。大祝七家。獨津守氏。位其上。稱之社務官。謁畢。出出門南通泉界。北走大阪官道。夾街酒肆列置。鉅如公館。喫酒飯。已南出街名安立。一酒舖有稱笠松者。矮松一株。高不過七八尺。枝條橫出扶疎。葉密如青氈。四布于地。圓徑可十餘丈。中央高而四邊低。有似覆笠因名。雖無棟梁之用。頗可愛玩也。土俗指瀕海松林爲霰松林。誤矣。林樹皆小。而無合抱者。蓋近世所栽歟。非古所稱者也。霰林者。墨江名區。已見萬葉集。

則千年前已鬱爲林。若存于今。皆當蔽數牛。而爾小
小。志或云在豐浦神祠旁。以薄暮不得探。可恨哉。反
步林中就舟。日且息。虞淵如三尺銅鏡。在鎔模中。芒
穎朐爛。皆觸睛眩。已冉冉垂墮。迴光射波。萬頃朱紅。
古歌咏浴夕陽者。真不虛矣。風落舟不進。鼓櫓而行。
亦不似來時迅速。垂二更。纔得歸鯨河口。少選。候人
報曰。風潮共好。水手齊聲起碇。張帆而發。月猶在天。
銀濤金波。灩灩激激。如行鏡中。意甚快之。賦詩而就
寢。十二日。食時入于兵庫港。起望佛母之山峰。巒倚
疊。上有高低。如施屏障。一壁蒼翠。雜以秋樹。與朝陽

映發。殆似在金谷園中。山甚逼。無以見它山之美。覺
讓昨日之觀。兵庫古名輪田泊。國史載天長中定造
泊使。承和時入唐使泊于此。則古以爲泊船之處。有
古歌多稱輪田湏八十島。蓋京官謫西南海者。自
是開洋也。稱海神輪田津神。亦起于此歟。後平相國
將遷都於福原。增埤海洲。以便干泊。民至于今受其
賜。大阪往來所必泊也。唯不宜東南風。涯南百步許
海底有條沙。東西長數十里。船舶所畏。每歲春末潮
涸。必見云。又有長洲。出于海中。曰輪田磯。一名遠射
濱。建武之役。本間重氏射敵船于數百步之外。故以

爲名假下破于此呼脚艇携勝令史上厓循行邑中
居民殷富坊街四十有四亦攝州一都會也國初
以來屬尼崎藩十年前更直隸于大阪昔楠將軍迎
戰足利公舟師而敗焉北涉湊川田間謁楠公墓墮
淚之下以七律一章酌之碑身三尺八寸圓首龜趺
跌徑三尺爲三層石座頂去地丈許元祿辛未水戶
義公所立明客辭水朱之瑜製文書蓋心越師歟隸
楷之體何其渾雅也觀望久之之邑南視稱平相國
石塔者十三層高二丈六尺勒曰弘安九年二月傳
云平貞時建焉余於是慨楠與平一順一逆俱薰蕕

于千載首陽之上東陵之下同歸黃土則功名果何
用哉乃誦卧龍躍馬而去就船滕令史因謂世以楠
將軍比諸葛武侯如無異論近年有作論批之者以
爲計畫無復自經溝瀆之類先生以爲何如余曰吁
死生亦大矣楠公豈婦女子哉夫生治論亂居今視
古自有知測所不及者且玄惠之記豈董狐馬班之
筆乎其所可取者成敗之跡耳其它心事委曲非見
聞所能悉也執之論駁不亦左乎至謂陽死而逸爲
僧隱一山寺八十餘歲而卒無誓之言哉要之巧紙
上論耳不然好奇之過也劇談之際船過須磨浦南

有淡州甚近。兩厓此對爲門。其間不能十里。源兼昌所詠在目前。因味其言。似古置關。然延喜之典載須磨驛。而無關何哉。觀山海形勢。與相之浦賀相似。去京道里亦埒。旣都平安。則不得不以此地爲海路。郊關而譏察船隻焉。日已晡。抵明石浦。海口疊石爲門。高可三丈。船隨潮出入。以歷年不浚。深港內泥淤。湮塞不能通大舸。故泊門外。因憶禪僧孝道者。昔年相知東都。今住本邑。月照寺。寺奉柿本神祠。祀者也。於今通書問。歲率一再。余幸泊于此。將往訪之。邑以宗藩所封。街路甚麗。間多富民。蓋豪邑也。東行過銑

兵街。左治城北出。石磴垂百級。初得寺門。先謁神祠。旁有碑。高丈餘。橫三尺餘。乃藩主所立。林文敏公之文。縷縷二千言。非造次所讀畢。道禪師出迎。相慶平安。且歡喜不意途出乎此。爲勝因緣。乃坐客殿。以眺淡島。可喚。夕陽返照。秋色蕭然。又延入于方丈室。至夜具食。雖山肴野蔌甚美。想當不讓香積厨下。設酒以慰勞之。慇懃焉。湯浴下。及僮僕殊覺解舟坐之勞。剪燭談話。過人定。辭出。禪師送下磴。相揖而別。歸船將三更。云十三日日出。三竿初起。船已在洋。雲霧蒼蔚。過辰東北。風大作。忽吹霧開。船行如飛。北望播州。

之地。一帶黛色。姬路之城。高砂之浦。蓋在其中。遠不可辨。南則大洋。無有島嶼。回顧淡州在舳。亦遠。俄入宵冥之中。至日午始見一小島。形如覆杯。曰龜島。次有鞍島。二峯秀峙。似馬鞍。故呼。自此以西。鳧雁小島無數。出沒波間。悉不毛也。最後得屋島。頗大。有人家。行二十里許。山漸近。見田于上。舟人報云。室港近矣。舖時入口。室山者。壽永之役。諸平保障。苦源廷尉之處也。有東西二口。東者巖石奇側。而無山可蔽。風不可泊。船有漁戶耳。山頂有燈亭。航海所表也。西港雖夾小。兩岸頗深。可以繫大舸。且連山盤紆。犬牙環抱。

決無風波之虞。故海舶無不屯集。舸船鱗次。水面無寸地。小民載溪鼠。酒穀餅餌。穿入大舸之間。縱橫如織。鬻賣聲不絕。甚。殆不可寢也。十四日就逆旅。向晚出遊。山逼側。無平地。穿足沿岸。一行爲邑居。居悉瓦屋。有公館頗高大。邑屬姬藩館。亦侯所置也。居民千三百戶。又有妓街。日夜絃歌。自爲一小都會。謁室神廟。廟五座。雨不讓佳吉。廟史云。欽明帝時。建京北加茂祀官所。管置小祝二員。代攝祀事。老樹鬱茂。肅肅然。垣枕絕壁。下行東山腹。有佛刹。曰淨雲寺。門外有室君墓。碣高五尺許。文字剥落。不可讀。唯一

二梵字及曆應二年字僅見不知何人。或云古之名
坡似不然。蓋南北之時。本州爲赤松氏所據。則其邑
宰而有德于民者。與曰君貴之也。猶子哲於鄂。吳芮
於番。盤面登山巔。有候臺焉。東望則大阪航路尚遠。
只見滄波縹渺。遠山蒼茫耳。十五日隅中候吏報使
輅。今渡正條川。少焉如呵殿之聲隔山而聞。仰望山
上。悠悠大旆繞阪而下。就館。先是姬路侯新喪。一邑
遇密以嗣子在儼然哀服之中。不得使大夫以下造
館謁。然邑正館人飾厨傳供億。謹於平日。是夕雨。即
安檣于本港。節屬中秋。懷土之情惓然。爲詩遣之。十

六日。船有司報。艤成使尹夙駕竺船。是爲第一號。余
與源參軍更登官船第二號。上層居前。驅銃手僮僕
等凡五十餘名。白藍之帷幕。朱輪之旌號。皆官物也。
主船影長等大阪船司屬吏。水手則役鹽飽島民。每
隻百人。島屬讚州。勝國時以其民習於海。有事則以
充水手。嘗給七島於民。使自耕漁而食。本朝因循
不征于官。益練習于海事。當今天下無事。唯供崎尹
往來耳。十七日雨晴。食時將開帆。地方吏撥小舩三
四百。牽挽出口。使船八十隻。以下有差。余船用五十
餘隻。行島嶼之間。過那霸浦。山山紆曲。包阪越港。是

姬潘界西屬赤穗藩牽艇於是代謝自此達小倉所
經地方隨例供牽挽進新水我受水反新例也藩主
及隣國主別遣使者小舟破浪而至泊所或逢着中
流候問致物以西皆然其舵工水手帶各藩號記帷
幕旌旗紅白續紛一奇觀也右有阿子磯萬葉集作
安胡御崎松林蒼然洲上民戶可四五十行望赤穗
城樓堞臨海甚麗城中喬松鬱蒼因憶元祿義士復
讐之事今則森氏所治也南瞻小豆島廣半於淡州
隸備之前州有村落數十稻田甚多其賦萬石入于
縣官近午雨驟至假泊太田島俟雨歇岬上有瓦

屋五座藩主所建以便繫泊過晡雨不歇遂泊島十
八日將已雲陰解駁日光穿漏乃揚帆而發到八百
洲風雨又至沿長島而入一口諸船至夕聚合地曰
秀浦四山環繞如湖東西可二三十里南北半之回
望山山秋草幽葩綺繡交錯秀浦之名知不誣矣西
有迫門遙望蟲明備藩大夫伊木氏食邑即白石先
生作八詠之處也問舟子無能知者唯迫門黎明舟
越歸帆僅可知耳至二十日霖雨未霽泊船如故入
夜吼風疾雨自東起巨浪掀翻船搖撼大甚三更雨
愈暴風益怒其声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將覆者

數舟中人顛仆嘔逆枕藉呻吟不絕雖下碇五門水底泥沙不能勾足尚曳曳漂搖傾側簸蕩且巖石在舳時齧舵尾稍聞碎聲攀船之人百方營救或誦經念佛哭聲震天主船啓云巖石一觸人船糜潰危在須臾不可如何余謂衆曰舉船百餘口天數已定各分魚腹勿爲妄動及曉風轉南漸離巖下雨亦微東方稍稍而白遂轉西風雨俱定衆始如獲驩呼萬歲余將朝使船覓脚艇失所在碎散山足而第七第八號船及脚艇四五亦既碎委沙唯牽轉沙上人口得免壑粉矣會地方吏率數十隻來救乃呼土船而朝使

尹既乘扁艇避在巖側議作檄移大阪船司令補欠隻竺船亦飛艇報福岡筑前侯所國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爲補繕泊焉二十三日夙出口遙望牛窓其山坦陀蒼松爲林中有佛寺漸近所謂延賓館者臨海憶昔延享戊辰朝鮮使來聘井子叔先生奉藩命迎待此館翰墨相接縞紵相貽其處在其人亡已十餘年今始經適邈河之感如何可言民家皆瓦屋蓋三四十山上建五香祠上磴數十級有老松五六株奉祀大利曰妙福密寺踞松根以眺島嶼浮沈于天際千帆點點乎烟靄之中出後門街衢益整多豪民似東都

靈巖洲下就船右為兒島。神代紀所謂吉備子嶋者也。延袤七十里許。西抵下津而止。古記或為後州者。誤。實屬前州山。悉童焉。左隸讚州之島。有樹木行四五十里。遠南望山形稜稜如立劍鋒者。舟人云。八栗山。次稍坦者為八島山。即元曆戰爭之地。又次如桶盆者為白峰。一名小富士。以形似富嶽呼焉。但具體而微耳。皆遠傍兒島行。岨有白石丈餘似婦人蒙衣而立。故呼京女郎。舟人附會望夫石事。又行十許里有小島。形類覆盞。曰大津島。為備讚界。由日比港兩山漸近。終為迫門。及暮達下津。民戶可七八百。源

盛綱所騎涉藤戶。渡者在山後。過之為備中州。目沒風潮尚佳。洩洩宵行。經六口鹽飽水島等。至白石島而泊。二十四日。夙抵鞆。遠望之人烟繁密於牛窓。按太平記載。鞆尾路有娼妓。四百年前既已然。況今升平。海路無梗。船舶經過多。於當時萬萬。繁富固應爾。爾旁岨轉得阿武島。高巖絕壁。奇削可賞。上置龕。安觀音大士。野僧乘舩。乞錢往來。舩賣安瀾符。行兩山間二十里所。暫繫田島下。俟潮見。水田。問島民云。屬福山藩。有五浦三百戶。稻米三百五十斛。南小島呼前島。家僅五六十。放潮去。山漸濶。左見洋。右遠

望尾路又出入山間。礁石交錯。不見洋。山足多水田。洲渚之間。白鷺爲群。三原城臨海。藝藩支邑。其公族大夫世守焉。過此爲藝州。石瀨惡道。官使經過。則藩役置哨船於各處。旌表船路。三十里而入忠海口。繫爲忠海。比田島人家稍密。二十五日風逆不起碇。二十六日無風。牽挽而行。山樹鬱鬱不童。石田瘠薄。種蜀黍蕃薯。至絕頂而止。不見復有菽麥。居民困苦可知也。行且百里。右有塩塲。所謂音度門也。廣洲嚴島皆自此出。左則蒲刈島。人家不過二百。頗陋。緣島行。南望大洋。天末如曳一綫者。爲豫州。海南之州。豫爲

大延袤千二百里。西對峙日向之延岡。東及備中之六口。此際島嶼多如散粟。皆隸豫州。夜泊唐戶島。蓋以古居歸化人口爲名。與山後地廣平多聚落。有美田。港口人家僅百餘。有土妓陋甚。云二十七日雨泊本嶋。二十八日辨色乃發。三十里至津和門。兩山崢嶸。洑溍揚波。出加室門。行洋七十里而抵上關島。雖小且山逼側乎。以當周洋之口。舸船屯集。而候風。故生聚甚夥。有妓街。右曰室津。人家可百。風逆遂泊焉。二十九日天晴。出行僅二十里。風又逆。入于館湖口。渺渺平沙。有齧戶。尚遠。沿浦之村。平尾水塲甚近。皆陋家。

不過三四十浦上忽見女子行年可二十頗有姿色
面服華妝手把青傘從侍兒使奚奴負襍緩步緣山
而入舟中少年立舷爭觀咸謂陋村如斯那得有此
尤物天台仙源蓋在山後將上岸尾之余謂諸郎止
矣非劉阮不可到也咸大笑而止向晚又雨九月朔
午後雨晴出口則周之遠山連亘南多島嶼洋外日
向薩摩等之地方云至笠島而止亦陋右為宮洲洲
入海四五里有列松如剪從目而走風景奇絕可賞
皆謂駿之三保不是若也余目所未睹處以論不可
比較優劣此則奇矣哉三日平旦發雨忽降入深浦

繫為管松之里隔浦而望人烟橫斜有蘆戶民頗富
云三日風不順猶在深浦竺侯使至就舟中使弔焉
曰往在蟲明海若作慝害於輜重若之何不弔余等對
曰外臣不敬觸海神之怒又以為使者之憂拜命之
辱四日乘晴開洋順風大作舟行如箭浪花若驟雨
時時踰欄板而入蓬覆如防雨人皆暈悸不能食飲
南方所見唯水與天耳北則長州島嶼雜錯樹皆鬱
鬱如岐岨山林然大抵攝西沿海之地播最膏腴備
之二州山悉童後州及藝稍見平地入周州海瀕廣
斥多水田有鹽塲無田于山上及至長州無地不水

田可知長藩之富。甲於山陽。遠望德山城。距涯二十里。乃長藩別封。自此至中關五十里。無有一小島。中關一名向島。右曰三田尻。多齧戶。出迫門。左大洋。如故。至此風稍恬。天晴甚。海水明徹。深青如監。千尋之底可俯而視。群魚遊戲。鬐鬣脊翅洋洋焉。潏潏焉。或如飛舞。或作相撲狀。憑欄而行。顧無惠莊之識。坐有濠梁之趣。足可樂矣。如斯者七十里許。得沅山如一培塿耳。又行洋中五六十里。過編崎山。漸近于珠滿珠二島。夾航路峙焉。皆如覆敦。伐島樹有崇云。入夜達田浦而下碇。兩山各處設燎如白日。德山侯遣大

夫來候起居。且受約束而歸。其它藩使者小船逼迫。雜沓田浦者。豐前地人家百許。產研石。青紫二種。出於赤馬賣。故世稱赤間研。五日沿岬而轉。磯上有逸舳神祠。入文字門。即安德帝沒之處。陵在赤馬阿彌陀寺。抵赤馬關下。與小倉東西相對。共當九州咽喉。昔年賊船出沒。於今為要衝。長藩置銃兵填焉。其將二員來謁。關其文字山。隔如一川。海中有眼龍礁。國初劍客佐木眼龍者。聞死礁上。又里許有稱其次石塔者。豐王征朝鮮之日。船將其次平者忤旨。賜盡于此。左為大里。是安德帝行宮。右則赤馬一名

下關。凡海船舶玄海大洋者。無不候風乎此。民居繁庶。比鄰此牛窓。不啻倍蓰。海物維錯。而佳貺之稱。大阪以西。是為最。西有藍挽二島。藍島者。安倍宗任所隱棲地。其少松口。外則為高麗洋。與玄海大洋。風濤之險。稱天下無比者也。玄海嶋北。與朝鮮濟州對峙。在彼被南風。則無一生返者。云。吾儕行內洋。辛苦猶若許。况玄海之險。百倍內洋。使聞者。病悸。日午沿桺浦達小倉矣。舟中之人。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懽并不已。余亦強舉杯自慶。追思海波洶險。二浹辰之間。或踴躍碧虛。或沈潛重淵。而終得出苦海。登彼岸。

豈非徼天倖哉。望小倉枕海而城。崇牖言言。海口架一橋。大於江都。日本橋人往來絡繹。城中街衢平直。民戶將萬。實九州大都會哉。共億逢迎船隻數百。雁序齒齒。使尹戾止。大夫按察都尹。統將夾路迎拜。入就館。大夫以下。又來謁。地方官進海濱圖。官船竺船。船將及鄰國使者旁午於館。如大阪故事。小倉侯朝在東都。其支封新田侯來見。述海邦寧肅之狀而歸。及夜。使館門設大燭。銃將勒兵護衛。干楨達旦而罷。唯謹焉。六日。為治裝不發。筑前侯遣使造各館。賜贐。長史以下至鑒員。各有差。且別賜金帛。重慰蟲明之

艱余典同僚往筑使館而謝七日昧爽發由大橋取道城中西出大夫以下送如迎時左山行田間十五六里道左有四五茶店日界店乃豐筑分界處由是竺藩使騎護送至黑磯三戶聚耳海水在右縈紆映帶島嶼交錯如盆石行道列樹大可蔽牛路稍上稻田修整畦畛方正如碁道沙土帶紫丹色遠望如霞往來人民戴小藺笠嘗記經濃之十三嶺一二見之皆關東所無蓋古俗也下石阪村無列樹多水田田畔種漆樹最多民以爲產抵木谷瀨驛午飯民家頗陋自此以西藩主共億故無患陋耳出驛右葦谷川

發源英彦山至此地平流緩沙洲草汀水鳥群集行隄上七八里呼舟渡過直方村又上隄至小竹村左川而行或沿或離四望曠平無復他奇入筑以來道路甚修旁建柱刻以東某郡南北西皆如之稍稍有列樹晡時入飯冢驛而宿人家密於木谷瀨海西之州官使當惣宿之邑有館藩主所設置吏掌之崇大如公寢譙稱茶亭又原野之間往往新結小庵置飲食紙煙之類使一行僣卒奴僕得任意取之亦自藩共億八日未辨色而發稍稍見水田上天堂阪度瀨戶溪水声琮琤然路入山間內墊驛在山中以將踰

嶺例倍轎夫而進。路在亂山萬重中。無路。非恠巖奇石峻。嶺羊腸五十五盤。所謂冷水嶺也。度小溪三四。尚旁溪而行。或左或右。無復定位。路益嶄崿斗甚。僂輩多下轎。芒屨以進。尚一步一蹶。汗下津津。余以脚疾發不下。恨不使人見平時勝具。搯腕轎中耳。一行之人。累推轎夫臀。在轎中俯帖茵而坐。尚時時為仰踣。已至巔。下瞰群峰。乃向所望。謂非掉翼不可到者。皆培塿也。下盤三四曲。有茶店憩焉。於是回瞻峰巒層出。列嶂摩天。矗不知其幾百千。余思來時所歷東山道。唯碓氷嶺之東阪較足擬之。彼則不數里而止。

此則三十里而有餘。世稱岐岨棧道。天下莫險焉。然以天使公主數經行。歷年修廣。今無異平路。輜輶安穩。豈復孝子迴馭時乎。其它若崎嶇巖徑。播紳公子生長於都內。體脂骨弱者。視以為險耳。玄度得此。自易易也。要之以其官道。人人視聽動則稱之。其實豈當此險之半哉。下嶺盡路平。為山家驛。筑前侯來見。饗使尹於此。大夫以下謁。我長史以下吾儕亦得拜謁侯。嘗聞太宰舊府在邑北二十餘里。將往探之。饗禮畢而辭館。右折則為博多。路歷二村左折。行田畝。涉野水。又踰一山。則為舊府。廢已久矣。民戶寥寥。

僅百餘。然街路廣平。管相公廟在焉。茶店酒鋪夾街。而在入華表門。有池為腰鼓形。清徹如鏡。中間架宛轉橋。二廟殿制如東都郊外。龜戶廟而鉅。田十百之。謁畢。謹賦律詩十六韻而退。問土人觀音寺安在。云去此五六里。已廢。僅僅存名。一字小刹。當時鐘聲不可復聞也。宋薩天錫詩。萬事夢醒。山吐月。觀音寺裏一聲鐘。余按古記。寺似去府城不遠。且太宰古稱大府。內馭西海十一州。外備大唐三韓。自帥以下官員甚繁。則府司倉庫之饒。民物坊街之盛。想當周迴數十里。今盡為田。公墓在後山。蓋相公薨于府。葬後山。因廟於山足。神者海

內所瞻仰。蘋蘩之禮。莫之與盛。人往來祈焉。以故稍稍為邑聚耳。古所謂都府者。非今之地也。蓋自此以東北至觀音寺之間。原田每每者。悉是也。嗚呼。王者迹熄。詩書不講。忝離之感。豈翅宗周乎。徬徨而去。涉田畝。入山徑。崎嶇蒙昧。兩崖甚迫。石角如牙。碍齒輻輳。底底為爪痕。十許里。稍出平阜。行見女兒提小籠。松林之中。為群問之。云。採香輩。以鬻行客。余奴買之。筑州之地。用牛不唯農事。路上往往見以牛馱物及乘之而行。蓋州不產馬。致自他州。僅供賓旅驛傳而已。世傳相公乘牛圖。余初以為擬李老君而作。今涉此

地親見如此。則画图足徵其俗。自古以然。惟公愷悌之德。父母于民。則豈無山簡習池之遊乎。微行不得不用牛。州民遺愛之餘。寫其偕樂之狀。以傳其後。訛傳附會。數說耳。止何出春田。春或作原廼竺肥接界處。護送使於是代謝云。日已暮。炬導而去。經山口村。更後入田城而宿。則對馬侯別邑。置留守。比前後諸驛。民戶甚整。人物不鄙。婦人至老不剃眉。唯此長崎及五島耳。雖異俗。頗覺添光景。以竿油民多豪。九日。夙發田城。以西地寬衍。且隰多良田。溝澮縱橫。右見遠山。經轟中原二驛。莊津三田原。苔村落地益曠闊。大

道如砥。抵神崎驛館。左嘉侯來見。饗禮如竺藩於山家。竣事出路。益廣平。渡一水。造舟為梁。過竟原高尾。累達于左嘉。自神崎至此。經三十六圯。國門有川。架橋入東門。出西門。殆二十里。街衢縱橫。民物繁庶。瓦甍鱗次。然無甚豪家。又不見茅屋者。自知國政循理。善平均其民。余道徑侯國城邑多矣。未見如斯廣大且理也。大夫以下迎送。一如小倉例。西出為扇街。途又平行。渡加世川。過豐島村。至牛津朝使館。則左嘉侯遣使賜金有差。牛津者肥藩別封小城侯支邑。館給使廝役。皆役山中吏民。言語不通。目無一丁。不可

如何乃代口以手爲狀百方終得達意。歸逆旅街坊之間人物頗敏不復似使館褻如充耳也。每夕大雨徹夜不歇。十日五更衝泥發。小田驛猶未明。過北縣而曙。雨亦歇。行十里許入山路。至冢崎驛。民居陋甚。而使館甚麗。有溫泉。已病有効云。自館行閣道下級爲三室。上室最麗。乃浴使尹及俺等。次諸舍人下僮卒奴僕皆浴焉。泉清瑩可鑑。毛髮上有硫黃氣。殊可喜。出館山益峻。有巖山突起乎道左。稜稜可畏。而無艸樹。有疎松。行路尚在山頂。將二十里抵塘野驛。茶最有名。倣華製。稱勝龍井武夷。余雅所嗜。乃買數斤。

出驛度平溪。稍稍有聚落。幾兩山夾路。爲田原巔。度越三十里。巖徑峻阪。屈盤崎嶇。然險不能敵冷水。但以雨後道塗泥濘。行人甚艱。俯瞰深谷底。尚有村落。多茶園。山田石瘠。固不生穀種。民唯作之爲產。先所買由此出。至頂爲封界。東屬左嘉。西屬大村。有茶店。置關焉。道旁有豫章大樹。已枯死。唯皮存耳。環中可坐百人。去地二丈許。而上悉摧折而盡。蓋洪荒時物與。土人云。地曰彼杵。杵古作樹。乃是邑所名者。未知是否。下四五里度二大溪。大石十餘絕。流古所謂梁者也。二溪之間爲篠山村。又下六七里得平地。爲

彼杵邑。右瞻蒼巖千重。最近一峰秀者。頗類富嶽。其麓村落往往基置。其後一山僅露頂者。為方巖山。一名虛空巖。上有方巖。如置礪石。四角削成。方廣四十步。高十步云。它州所未聞奇觀也。此山甚高。西到箭上。尚視之云。左則海波遠望。隔數十里。彼杵館雖臨田畝。疊石作垣。建門二重。新造鉅麗。如東都大諸侯第。邑連館西。戶可四五百。甚整。間多豪民。不見一矮屋一陋店。大村一小侯耳。而其別邑猶尚如斯。國城雄壯可知也。舍釀酒家。主人慕盧陸之風。亭館頗修。有趣。傾家釀而進。坐談及二更而寢。十一日。雞鳴辭。

逆旅。彼杵溪水漲流駛。右旁海。左阻山而行。落月啣島嶼。耿耿少明。路多大石。如牛如馬。若立若踞者。不知幾十百。經江口潮田聚落。天明至松原。與山別。多水田。海水屈曲而入為湖。可方百里。中外諸峰逶迤參差。承朝陽則丹雘映媚。涉一水入蓬根里。大村近矣。路廣可方九軌。平坦如砥。列樹松杉。大皆數十圍。森森然。掃除甚勤。城門之外。洵討且樂。引海水為溝。度大橋。街坊脩飭。如在東都門內。然民屋連甍。不過七八里而止。藩吏逢迎如左嘉。中間有館。比彼杵稍小。精麗倍之。庭下敷白沙。晶瑩如數淚堆盤。置奇石各

有天劃神鑊之巧。多種鍊蕉。高大者數十莖。大冬入肥以來多此樹。蓋自薩摩移來也。侯尚幼。待年於都下。未就國。三大夫偕來謁。出館盡街。右望內城。左折出門。路稍上。夾樹大松如前。行二十許里有封界。又入肥境。經鈴田至諫早。屬邑永昌。諫早氏者肥大夫也。其居距此僅二里。永昌之地最高。眺望曠濶。海色隱見於遠樹之間。行八九里。旁溪過久山。海水爲滙。奇石側立。如鳥獸魚鼈人物種種不可名狀。遠之方巖山尚高。標雲際如送我來者狀。揖謝而入山路。左崖挂瀑布三級百尺。珠奔玉響。不減濃之小野。秋樹

錦繡蒙籠于其上。過之行山頂四五里。左忽現海。蒼茫之中。東有島原。西有天草。屹然對焉。天草稍遠。此間左右見海。兩海之間地脉連屬。不斷僅容十里。長崎幸不爲島嶼者。造化之餘巧也。即肥藩封界以西。直隸于長崎。涉一溪爲箭上驛。人家不滿百。貧陋甚。永昌以還入于長崎。僅一線路。無它邑可通。則不得候過客宿傳之利。民以之貧。使館肥藩所建。使尹至。於斯也。肥送護使辭。歸崎之土吏數十百人來候。拜賀訖。乃馳書告舊令尹。以明日入衙事。此地旁近無侯國。館庭使者之跡始絕。使君喜可知也。但諫早子

使家臣奉候。俺寺受謁而歸之。退就逆旅。則崎之土吏麋至。名刺山積。亦使一僮應對而罷。寂寂山驛中。茅店竹籬。自覺有幽趣。因思以七月二十三日發東都。於今五十日矣。雖水路多險。尚百神呵護。一行良賤。無有微虞。而得達于此。豈亦非國家神靈威武所致邪。且吾侪小人。以附驥尾。浪華以還。日承大國有司鞠躬拜趨之供。情氣乘之。稍慣尋常君子之態。似非復草莽舊時。吾東山小草。薄言作采。然於蒼生無損益。則非所以致高崧之誚。第後鶴之怨。無如之何。可以發一笑也。乃呼苦獨把沈吟而寢。十二日五

鼓而起。以今日當入府。令僕從皆著新衣。過日觀村。上峻阪。石徑詰曲如螺。而悉童。無有寸木。是為日觀嶺。巔有二茶店。憩以待天明。俄使輅至焉。一行三百名。整列鹵簿而進。由是至崎。二十里之間。吏人夾阪路迎拜蒲伏。競奉名刺。俺寺六人下轎分行。一一執謁。使輅為之遲遲而行。旆旌悠悠。半道路稍窄。周峨眉山足而抵一瀨溪。架二石梁。是為崎城端門。舊令尹使迎勞于此。路益下。行頽瓊城。連山環半邑。邑屋鱗次。大邑臨于江。江波鏡明。海山之氣與旭日相媚。紫翠萬狀。瓊浦之稱。豈不信然乎。至府。府門前土司

長官等列拜。使輅入寢門。俺等先就官舍。解旅裝。著禮衣而朝。長史以下陪列奉賀而歸。府據立山之麓。地夾磴。而余舍觀眺殊絕。推窓而望。則蛾眉雙黛。文筆尖起。與天門峭削。雄浦陂陀。朝爽暮烟。欲更獻狀於几席。至蘓浙閩福之鵠。丹檣森列。手梅磯之下。荷蘭瓜哇之舶。紅旗飄揚。手稻沙之岼。則它邦所無。十萬里外。坐觀指掌之下。不翅壺公縮地之術。豈不天下一壯觀樂事乎哉。乃命酒而引滿。與山水自締莫逆之交。若夫風塵之勞。簿書之擾。固玩世傲吏所不帶芥也矣。於是為七言一章。聊以言志云。

紫海紀行終

附錄詩十首

行中之作不止于此姑錄涉紀文者

高津晚眺

高臺一望夕陽天。澤國雄都指掌前。傳道仁皇歌庶富。于今萬井密人烟。

遊住吉浦

欲泛澄江訪古遊。西風挂席一扁舟。沙汀將采王孫草。落日蕭蕭蘆荻秋。

住江古歌多詠汀草

夜發安治川口

乘潮夜發浪華城。從此飛颿幾海程。波穩人如堂上坐。月明舟似鏡中行。會稽山水聊將賞。合浦珠璣豈

有情莫道風塵絕。釋褐彈冠起暮錦衣榮。

敏馬舟中望摩邪山

咫尺摩耶佛母臺。羊腸螺髻七盤回。行舟引過連山色。百里秋光錦障開。

謁楠將軍墓

楠公墳墓湊川東。荒草田間一路通。墮淚望碑思往事。運籌於史見遺功。浮雲千載能無恨。白日孤軍不負忠。誰道傳巖嘗入夢。還傷兆應失非熊。

中秋阻雨室港

長天雲霧望陰陰。萬里安檣播海濇。不見中秋明月。

色西風何處寄愁心。

周洋舟中二首

挂帆周海路。日日御長風。百郡山相似。千村俗不同。天晴島嶼小。波穩舸船通。回望鄉關處。朝陽在正東。

二

南望豫州地。連山一髮存。始知天有末。誰道海無垠。積氣應浮蜃。長風欲化鯢。船窓終日坐。俯仰盡乾坤。

太宰廢府謁管相公廟十六韻

城廢大都地。鄉鄰肥國東。自從王迹熄。何處帝圖雄。驅馬遵田畔。逢人問土風。水分荒甸散。路入亂山窮。

華表緣丹壁。高林造碧空。炊烟百戶密。馳道一條通。
池照雙明鏡。橋飛兩彩虹。門廊迴窈窕。殿宇肅玲瓏。
松老千年綠。梅開萬里紅。定知飄素艷。轉見保青蔥。
往者浮雲蔽。須臾白日融。震雷誅彼讟。河嶽誘其衷。
拱坐三台貴。具瞻四海同。生存悲北闕。身沒鎮西戎。
冠帶崇周典。頻驚報禹功。至今朝野外。文教及童蒙。

到府

西海風雲起卧龍。揚帆望盡幾千峰。天含島嶼人烟
迥。邑列樓臺蜃氣重。萬國通商波自穩。五方爭利日
相從。由來此地多珍異。寧使貪泉灑酒鍾。附錄終

安永七戊戌春正月日

江都書肆嵩山房

小林新兵衛梓行

